



THE GUNS OF
TSAUFOUA

巴巴拉·W·塔奇曼 BARBARA W. TUCHMAN 著 尤利 译

八月
炮火

THE GUNS OF
TAUQUA

八月 炮火

巴巴拉·W·塔奇曼 著 尤 利 译

BARBARA W. TUCHMA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八月炮火 / (美) 塔奇曼 (Tuchman, B. W.) 著 ; 尤利译.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1. 11
ISBN 978-7-5057-2955-1

I. ①八… II. ①塔… ②尤… III.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料 IV. ①K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845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1-639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四川一览文化传播广告有限公司 (Sichuan Yilan Transmission Co, Ltd.) 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

书名	八月炮火
作者	巴巴拉·W·塔奇曼; 尤利 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规格	700 × 1000毫米 16开 29印张 400千字
版次	2011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955-1
定价	39.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引言 FORE WORD

1962年1月的最后一周，美国首位实现太空旅行的宇航员约翰·格兰第三次推迟航天飞行计划；纽约扬基垒球队宿将、一垒手比尔·穆斯·斯考伦以一年来辉煌的战绩（创下击中561球、28支全垒打、89支安打的记录），获得3000美元加薪，年薪飚升至35000美元；那一周，《弗兰尼和佐伊》荣登小说类畅销书榜第一名，中间隔了几档，《梅冈城的故事》忝列其后。

雄踞非小说类畅销书榜首位的是路易斯·奈泽的自传作品《我的法庭生涯》。那一周也见证了由一位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世纪的美国人撰写的史学著作的面世，一部与任何名著相较都不遑多让的佳作。

《八月炮火》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唯书评界趋之若鹜，在普通读者群中也是声名鹊起，行销之广，成一时之盛。肯尼迪总统曾向时任英国首相的麦克米伦专赠此书，提醒对方作为当代政治家，大家必须时刻鞭策自己，防止1914年8月的悲剧重演。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囿于基金提供方不得将史学奖授予非美国题材的作品之要求，特意找了一个折衷方案，为塔奇曼夫人颁发“非小说类一般作品奖”。《八月炮火》一书的作者一夜成名，她的后续作品风格同样优雅、内容同样引人入胜；不过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有“巴巴

拉·塔奇曼”这个名头就足够了。

一部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首月战事的书，何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博得如此广泛的声誉？纵观此书，特点有四：细节丰盈，史料翔实，读者浸淫其中，历历犹如目见；行文自然流畅，表述明洁通透，跌宕起伏，妙笔生花；置身事外，站在一定的道德高度审事度人——塔奇曼夫人不以卫道士自命，不屑于喋喋不休地讲经布道，肆意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她悲天悯人，不以尖酸刻薄为务。掩卷长思，读者与其说为人类的罪恶而挟嫌遗恨，不如说为人类的愚蠢而扼腕叹息。这三个特点，在塔奇曼夫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可《八月炮火》魅力独具、令人爱不释手之处，在于其第四个特点。作者匠心独具，擅于运用曲笔，使书中情节神龙见首不见尾，读来扣人心弦。从3个野战兵团、16个军团、37个师团总计70万人组成的德国军队，铁流一般浩浩荡荡地穿过比利时，长驱直入巴黎写起，她一支如椽巨笔，任意挥洒，虎狼之师突破法国北部防线逶迤南下，一路烟尘四起，势如破竹，诚如德皇麾下一班干将预计的那样，必欲6周内拿下巴黎，将这颗欧洲明珠收入囊中之情状，历历如在目前。

读者诸君也许从一开始就对整个战事了然而胸，知道德军的铁蹄从未踏入巴黎半步；知道冯·克拉克将军出师不利，不得不绕道而行；知道马恩河一役，拉开了攻守双方百万大军长达四年之久深沟高垒、血腥杀戮的序幕。塔奇曼夫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清空读者的知识武库，在刀光剑影和枪炮的轰鸣声中，身临其境一般体验那场残酷的战争。筋疲力尽的德军会不会做困兽之斗？情势危如累卵的英法联军能不能挫其锋锐、击其暮归？巴黎会不会陷落？塔奇曼夫人的治史之才，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1914年8月的战争风云，经她娓娓道来，读者的感受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一样：前路云遮雾罩，未来缥缈无定。

《八月炮火》一书面世后，其作者巴巴拉·塔奇曼被媒体描述成是一位50岁的家庭妇女，膝下有三位千金，丈夫是纽约出色的外科大夫。她的父、母均出身纽约坐拥巨资的犹太商贾世家、书香门第。外祖父老亨利·摩根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其舅小亨

利·摩根梭曾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内位居财政部长，叱咤风云 12 年；其父莫赖斯·沃森创办了一家投资银行。她的童年生活是在哈德逊河下游北岸的一处五层红石大屋中度过的，一位法裔女家政每天为她朗读拉辛、高乃依诸大师的文学作品。在康涅狄克各州，更是谷仓、马厩一应俱全，其家业兴旺之状，可见一斑。父亲严禁家人言语之间提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有一次，正值豆蔻之年的她没有了尺度，在餐桌上大放了一番厥词，父亲慈心不悦，责令她离席反省。巴巴拉脖子上像是梗了一根椽子，直挺挺地坐着说：“我都这么大了，用得着罚饭吗？”父亲算是开了眼，惊了个瞠目结舌——她呢，席照坐，饭照吃。

哈佛女子学院毕业之际，她陪伴率团参加伦敦世界货币经济论坛的外祖父去了英国，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她还受聘于东京一家亚太地缘关系研究所，做了一年的研究助理，之后跻身《美国报》——一度濒临破产，幸亏父亲及时假以援手，斥资买断后方才绝处逢生的新闻媒体，成为一名新进写手。她曾活跃在马德里的大街小巷，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报道西班牙内战。那一年她 24 岁。

1940 年 6 月，就在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铁蹄踏进巴黎的那一天，她与纽约的莱斯特·塔奇曼喜结连理。即将奔赴战场、军前效力的塔奇曼大夫认为，时局动荡不安，不宜生儿育女。塔奇曼夫人的回应是：“形势好转，也许一辈子都等不到。想要孩子马上就要，管他希特勒干吗？”不出九个月，他们的长女就呱呱坠地了。整个四五十年代，塔奇曼夫人分身有术，在养育子女的同时笔耕不辍，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1954 年，她的首部作品《圣经与剑》，一部有关以色列犹太复国运动的历史题材著作问世。紧随其后，她的另一部著作《济默尔曼电报》，也于 1958 年出炉。该书围绕 1917 年德国的一场外交阴谋展开，时任外交部长以帮美国南部邻邦墨西哥夺回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等旧属地为诱饵，策动墨西哥向美国宣战。这部书行文格调高雅，内容趣味横生，堪称不可多得的佳作。

其后数年间，巴巴拉·塔奇曼一发而不可收拾，随着《八月炮火》、

《骄人之塔》、《史迪威在中国》、《远方的镜子》、《愚人行》、《礼炮初鸣》等一系列作品的付梓印行，这位作家声誉日隆。其著述之丰、效率之高，令世人刮目相看。

在一些演讲活动和文字资料中（现已辑录成册，公开出版，书名《史海拾贝》），巴巴拉·塔奇曼为我们揭开了谜底。她讲道，举凡卓越的建树背后，必有矢志不渝的追求。用她的话说，就是“热爱事业者，必成大器”。她在哈佛女子学院学习期间，曾就教于一位痴迷《英国大宪章》的导师，这位夫子“每谈此简，双目便炯炯发亮，连一旁聆听的我都大受感染，不觉心旷神怡。”她还提到数年后曾经邂逅的一名大学生，系里以关乎基础研究为名，硬性规定了他们毕业论文的主题。该论题与此君平日所好风马牛不相及，他穷于应付，竟日搜索枯肠，却总是不得要领。她很为这位大学生打抱不平：以己昏昏，如何使人昭昭？她的书中涉及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深深吸引着她，为她津津乐道的。某样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她会顺藤摸瓜探究下去，要是兴趣越来越浓厚，那么不管这东西广为人知还是名不见经传，她都会潜心研究，乐此不疲。最终，她总能探乎幽而发乎微，挖掘出湮没的细节，赋予事物全新的视角、鲜活的生命和深远的意义。谈及那个特殊的8月，她发现“对时局敏感的人早就在战栗、在呻吟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人类正面临着一场浩劫”。当她厚积薄发、尽吐胸臆，将所知、所感、所思诉诸笔端的时候，读者焉能不沉湎于她热情洋溢的表述、折服于她炉火纯青的技巧！

她动笔之前，必先下一番研究的功夫，积累写作素材。她一生勤奋，博览群书；有了明确的创作动机之后，更会专注于一时一事，上穷碧落下黄泉，直至所要表现的人物都变得血肉丰满、纤毫毕现，栩栩如生地在她面前站起来。当事人的往来信函、电报、日记、回忆录、公文、作战指令、密码本甚至情书，她一样也不放过。她转战各大图书馆，身影出现在世界各地：纽约大众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局、大英图书馆、公共档案局、法兰西国家图书馆、耶鲁大学斯大林图书馆、哈佛

大学怀德纳图书馆（根据她的回忆，怀德纳图书馆林立的书墙，对于学生时代的她来说是“阿基米德的浴缸、摩西面前燃烧的荆棘、我的青霉菌培养皿……我像一头放任自流的牛，只顾贪恋地啃食青草，哪管晚上会不会浪迹荒野，无家可归”）。

《八月炮火》启笔之前的一个夏日，她租了一辆小排量雷诺轿车，实地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比利时、法国战场。“我看到了德国骑兵风驰电掣般卷过麦浪翻滚的大地，声势浩大，夺人魂魄；我见证了交战各国陈兵列日，宽阔的默兹河横亘在两军之间的情景；退守孚日高地的法军，看着山下被德军占领的阿尔萨斯那令人心酸的一幕，我也如耳闻目睹一般，历历在目。无论是埋首图书馆卷帙浩繁的史料中，还是凭吊曾经流血拼杀的旧战场，抑或在自家书斋里奋笔疾书，她始终将自己视野的焦点放在典型场景上面，并用细腻的笔触刻画出来，给读者留下人物、事件的鲜活印象。

在此仅举数例：

德皇：“全欧洲言论最自由的人。”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招致世纪悲剧的灾星，高大肥硕、裹肩束腰，头盔上一根绿色的翎毛迎风飘舞。”

冯·施里芬，德国的战争规划师：“出入普鲁士军政机关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牛颈族，另一种是细腰族。此君属于后者。”

法军统帅霞飞：“套着一身宽大的行头，块儿不小，大腹便便……霞飞长得有点像圣诞老人，看上去心地纯良和善，憨态可掬——实际上面善心不善、外憨内不憨。”

俄罗斯军部大臣苏霍姆林诺夫：“圆滑世故、懒惰成性、寻欢作乐的行家里手，长得圆嘟嘟的……举手投足像个女人。”这家伙“迷上了一位外省总督 23 岁的娇妻，罗织了一大堆子虚乌有的证据，生生拆散了那对鸳鸯，抱得美人归，做了自家婆——第四婆。”

巴巴拉·塔奇曼孜孜不倦于史海钩沉，大端在于探明事实真相，尽可能还原当事人的真实感觉。她不落史观之窠臼，不屑于妄自穿凿，以

实就虚。一位姓名已无从查考的评论家说过这样的话：“史家如以现成的史学体系框诸历史事件，必然会犯先入为主、阉割史实的错误。”她援引此言表述自己的治史态度，并一再击节叹赏。她说，治史之要，在于务实。“找出掩盖在历史烟尘背后的故事，这就够了，不必急着梳理其中的逻辑。我相信，就事而不论事，留待真相大白、疑云俱解的那一天再织丝成锦，书就史册。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联句成篇，铸就华章。毋须主观臆猜，将各色人物、日期、枪炮、信札、议论连接起来的过程本身，就足以让潜藏历史的长河下面的逻辑浮出水面。”

何处当行，何处当止，这是研究工作最难把握的一个尺度。她说：“知止于未止，方为善者之策，否则，你会陷入漫漫长路无尽头的困境。”她进一步阐释道，“学易行难。潜心研究学问，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久之常诱人沉迷。写作就不一样了，一字之出，青丝为白。”案牍劳形日久，她投入到下一阶段的工作，在浩若烟海的故纸堆中遴选、提炼，将互有关联的素材线之串珠一般连结成一个整体，谋篇布局，构建煌煌巨制。一句话，正式进入写作。创作的过程，她说：“非常耗时费力，并且苦不堪言，其间不乏愤而不启、思而不达的痛楚。调整结构、增删内容、修饰润色、推倒重来，可谓苦心焦思、辛苦备尝。不过话说回来，个中况味，也非寻常可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如临阿尔卑斯之绝顶，思接长千载，目极万物，施施然其乐何极！”她誉满天下的写作风格，是经过好几年的锤炼方才形成的，这倒有点令人咋舌。她的哈佛女子学院毕业论文上，题写着这样的批复：“风格欠佳。”她的第一部专著《圣经与剑》，在芳程有归之前，曾被30家出版社拒之门外。她抱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挺了过来，并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勤奋敬业、善纳雅言、持之以恒。”

塔奇曼夫人对“人人拥有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英语”的超卓表达力深信不疑。她对语言本身的膜拜，常使她面对要么以辞害意、要么言而无文的两难选择。“首先，我是一个作家，我的任务是书写历史。”她说，“写作的艺术与历史的艺术对我来说，魅力一样大……抑扬顿挫的

语音，在我的耳畔不啻天籁之鸣；意象丰富的词句，常使我心驰神往。”每每写到得意处，她往往会心生与人分享的冲动，当下拿起电话拨打给自己的编辑，铿锵有力地读出来。张弛有度的笔墨，清新俊朗的语言，在她的眼中就是历史发出的声音。她最大的追求，莫过于“让读者流连书香，废寝忘食。”

适此俗风肆起、斯文扫地的时代，她依然高蹈景行，不没圭臬之望。她认为，品味之高下，取决于是否具有“精益求精的精神和诚实纯朴的动机。造诣和用意在于创作质量上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功夫不深，佳作难成。”

塔奇曼夫人与学术界、评论界人士之间，始终横着一道藩篱。她没有博士学位，“我觉得，这不是我的缺憾，反而成全了我。”她声称。她认为，科班生涯使一个人的思想僵化、活力全失、风格刻板。她说：“经院派史学家深受整齐划一的受众之累，初为论文指导教师，继为讲堂里的那一千人等。他们不关心自己的作品有没有吸引力。”有人认为她是一块教书的好料，她掷地有声地回应道：“我干嘛教书？我是一个作家，无意耕耘教坛！不乐教，岂能教？”对她来说，作家应尽之务，或在图书馆、事发现场考察研究，或伏首案前奋笔疾书。她指出，大名鼎鼎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吉朋、麦考利、帕克曼诸人，同样没拿过博士学位。

有些评论家，尤其是学院派评论家认为塔奇曼夫人的作品不值一读，将其纳入通俗历史读物的范畴。畅销书不登大雅之堂，这就是他们的逻辑。甚嚣尘上的贬损之辞，深深地刺伤了她。绝大部分作家同行遇到这种情况，都会采取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态度，因为一句辩驳会招来十句谩骂。然而，塔奇曼不是怯战的鸵鸟，她当下跳了起来，奋起还击。她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我留意到，有些评论家目不尽行，便面对他人的作品指东划西，大放厥辞。”她还说，“评论家惯于抓他人的辫子，以此彰显自己的博学与高明。对此，纪实作家们早就心照不宣。鄙人故尔在此专候，看各路高人能从鸡蛋里挑出什么骨头。”

塔奇曼夫人打赢了这场战争，不认输的人士也只剩下腹诽，不再跟

她分庭抗礼。多少年时光流转，她的身影活跃在美洲大陆一流大学的校园里，发表演讲，接受荣誉学位；她还两度获普利策奖，并当选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院长。由一位女性担当此职，这可是该院成立 80 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

虽说辩才独具，巴巴拉·塔奇曼的作品却显得出奇的雍容大度。势利小人、跋扈者流、贪婪之辈、愚者懦夫，她一枝如花妙笔，为他们披上一层人性化色彩浓厚的、温情脉脉的面纱，稍有可怨，则必称而道之。略举一例：在分析一度横冲直闯、锐不可当的英国远征军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裹足不前的原因时，她下笔就相当客观中肯：“也许是服从基奇纳勋爵（时任国防大臣）旨在保存英军实力的按兵不动的命令；也许是意识到这支部队如若全军覆没，英国将精锐尽失，再无可用之兵与敌一战；也许是双脚一踏上欧陆坚实的土地，敌人的凛凛兵锋、战则必败的命运在他的肩头压上了过重的负担；也许在他虚张声势的大话后面，勇气在一点点消失……不在其位，安知其事。”

巴巴拉·塔奇曼书写的历史，展现了人类的挣扎、成功、挫折和失败，但她没有将自己摆放到卫道士的位置上，就着历史的烟云进行道德说教。尽管如此，《八月炮火》一书之寓意，并未因之稍减。昏庸的帝王、愚昧的政客、颟顸的将领粉墨登场，草率地挑起一场对谁都没有好处的战争，其血腥之状，与希腊悲剧故事中描述的末日之战几无二致。“1914 年的那一个 8 月，”她写道：“厚重的阴云笼罩了全世界，任何人都无可闪避。一边是完备的计划，另一边是缺憾多多的人民，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在颤抖着，他们抱着为上帝慷慨赴死的愿望，向战场开拔。”她希望借助手中的一枝笔向世人宣示，血的教训必须记取，前辙之覆，后车之鉴，类似的错误不能出现第二次。

家庭和工作占据了巴巴拉·塔奇曼生活之大部，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桌子前面，铺就素纸，书写华章。工作的时候，她用心至专，绝不容半点分心。成名之初，她的女儿艾尔玛告诉她，简·方达和芭布拉·史翠珊想请她写一部电影剧本，她摇了摇头。“可是，妈妈，”艾尔

玛还不死心：“你就不想一睹简·方达的芳容？”“哦，不，我没有时间。”塔奇曼轻描淡写地说，“我还得工作。”

她用黄色便纸簿起稿，完全手写，“涂涂画画、堆堆叠叠，整个儿一锅大杂烩。”其后她用打字机打印出二稿，字行间距都是常规文本的三倍，以便后续工作中添枝减叶、剪贴调序。通常情况下，她一干就是四五个小时，没有间断。“那年的夏天，《八月炮火》一书已进入扫尾阶段。”她的另一个女儿杰西卡回忆，“她的工作出现了一点延误，计划好的进度滞后了，她急着赶工期……为了躲避电话的干扰，她在畜栏旁边一间破败的挤奶棚里搭了一张牌桌，搁了一把椅子——这间屋子盛夏季节也是清寒逼人。她一大早7点半就进屋工作，我的任务是12点半给她送午餐：一块三明治、一瓶果汁和一瓣水果。我每次悄无声息地踩着马厩周围散落一地的松针，靠近妈妈的工作间时，看到的都是同一幅画面：坐在固守不变的位置上，全神贯注于手头的工作。下午5点左右，她才歇手。”

正是在那一个夏天里，巴巴拉·塔奇曼反复咀嚼一段文字，前后长达八个小时。这段《八月炮火》的开场白成为烛耀她毕生著述的经典：“1910年5月的一个早晨，风光壮美如画……”翻开下一页，此前未及与本书结缘的读者，终于有幸一浇胸中块垒了。

罗伯特·金洛奇

自序 PREFACE

本书发端于我早先出版的另外两部一战题材的作品：一部是《圣经与剑》，写 1917 年协约国一方陈兵中东对土耳其作战期间，为确保英军顺利开进耶路撒冷，《贝尔福宣言》应运而生的那段历史。

另一部先导之作为《济默尔曼电报》，围绕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的亚瑟·济默尔曼拍发的那份著名的电报展开。在电报中，这位部长提议以归还亚利桑拿、新墨西哥、得克萨斯等失地为诱饵，促成德、墨、日三国联手对付美国的态势。济默尔曼的如意算盘是在美国的后院点起大火，将这个强劲的对手拖入本土作战的泥潭，令其回戈自保，不再染指欧洲的战事。可惜德国人作法自毙，最终落了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下场。这份电报发往墨西哥总统的时候，信号被英国情报部门截获，内容悉被破译；转交美国当局后当即遭到媒体曝光，一场大阴谋从此大白于天下。济默尔曼电报加剧了美国民众的反德情绪，加快了该国参战的步伐。

览诸历史，我总有一个感觉，1914 年的炮火敲响了 19 世纪的丧钟，宣告人类新纪元——被邱吉尔冠以“恐怖的 20 世纪”这一称号的新时代的到来。我在为一本书检索素材确定写作题旨的过程中发现，风云变幻的 1914 年值得大书特书。然而，有一个问题我思之再三，总觉得拿捏不

准，那就是该从何处写起。就在我左右支绌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我的经纪人一个电话，使我茅塞顿开。他问我：“有位出版商想让你写一本关于1914年的书，你有兴趣谈谈吗？”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闻听此言，我直觉得有如醍醐灌顶。雀跃之余，我敛容作答：“好啊，乐意奉教。”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居然与我不谋而合，我的心不禁一凛。好在他慧眼独具，一下子就想到了我。

他是一个英国人，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西塞尔·斯科特，现已作古。我们见面之后，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他想出一本有关一战期间蒙斯之役的书。这场遭遇战，首开英国远征军1914年境外鏖兵之先河。英军不仅挺过了那场惨烈的战事，还极大地钳制了德军的行动，一时名动天下。世人皆言，这支军队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源于神灵的暗中相助。与司各特先生面商机宜的那一个星期，我决定外出滑雪，是故去了佛蒙特山，并随身携带了一大提箱的书。

折返家门的时候，我的头脑里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创作构想，写一部与德舰“格本号”有关的历史著作。为了闪避英国巡洋舰编队的猎杀，那艘船在碧波荡漾的地中海里一路狂奔，逃到君士坦丁堡后在土耳其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挑起战火，一手制造了那一地区战火频仍的政治军事格局，并且决定了中东的未来，影响之大，至今迁延不绝。“格本号”与我们家族也颇有渊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这艘战舰狂奔狼突之时，我们也正横穿地中海，前往君士坦丁堡看望身为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外祖父。那一年我两岁。英国巡洋舰如何开炮、青烟如何从船舷上奔涌而出，在一碧如洗的天空中升腾；“格本号”如何加快速度，仓惶逃窜；我们一到目的地，又是怎样迫不及待地将那一出海战情景告诉土耳其都城的官员和使节的情形，岁月渐逝而历久弥新。我们亲身经历的那一幕幕场景，向来都是我们家人茶余饭后最好的谈资。母亲每每讲起那一段遭际，口气就变得异常凝重。她被德国大使拦在船上，盘问个没完没了。久别的父亲就在岸上，可她连个招呼都不能打。切身经历加上大众的讲述，构成了我对德国人的初始印象：不通人情，没有风度。

30年光阴荏苒，忆往昔感慨万端。一周后我从佛蒙特滑雪归来，向斯科特先生述及1914年的那段轶事，表达了书写这段历史的愿望。他否定了我的动议，声称那不是他想要的。看来他的心思，全在蒙斯一役。英国远征军怎么击退德军的？他们是不是亲眼看到了盘桓在战场上的天使？后来在西线广为传播的天使神话，是空穴来风，还是有所依据？开诚布公地讲，我对“格本号”的兴趣远大于蒙斯的天使。不过，能以我之笔，书1914年之史，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写什么都显得无关紧要了。

一年的战局波诡云谲，让我整个记录在案，力有不逮。好在一旁有位斯科特先生，总是不住地给我撑腰打气。我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框定时间范围，只写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内的史事。“格本号”的命运和蒙斯之役，此间已显端倪。我们双方皆大欢喜：项目协调到这一步，似乎真的可行。

真正进入草撰阶段，一大堆罗马数字番号和左翼、右翼之类军事术语，使我顿感云遮雾罩，莫辨东西。我意识到不上个十年八年的军校，要拿下眼前的这个堡垒，无异于痴人说梦。节节败退的法军开战之初曾蓄意从德国人手中夺回阿尔萨斯，这段史实就把我搞得一头雾水。通过灵活处理史料，极尽迂回曲折之能事，那一章才得以大功告成。其实，但凡治史之人，都深谙此道——请看吉朋，他的历史作品读来音韵铿锵词藻华丽，细加推敲就有点金玉其外虚饰于内的味道。不过，普通读者往往惑于其富丽堂皇的外壳，不会探究个中虚实。我不是吉朋，但他勇于开拓全新领域的精神还是深深感染了我。我不再拘泥于稔熟的资料、历历在目的人物、事件。当然，驾轻就熟比独辟蹊径要来得轻松，可老榆故道、墨守陈规式的学术生涯了无新意，乏善可陈。一本新书，一番新知。批评家或许会摇头失望，可我乐此不疲。

《八月炮火》付梓之时，我还是舆论界藉藉无名的后生小辈，不值得他们大肆挞伐。故此书之出，各界见容，溢美之辞不绝于耳。克利夫顿·费迪曼在“每月一书俱乐部”的会刊中写道：“大言无行，口不择言乃论者大忌。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八月炮火》完全有可能成为一部史学经典。这是一部珠圆玉润的书，其笔法与修昔底德倡导的治史原则暗合：

义理明晰、简明扼要、灵动雄辩。罗织第一次大战爆发前后之史事，作者运笔如椽，恰如古代修昔底德一样，境界之高，立意之远，平铺直叙故纸搬家者流安能望其项背。综观全书，行文至为严谨，可谓字字珠玑、力透纸背，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面。抚今而追昔，历史发展的脉络昭然若揭。作者发幽远之思，述末日之景，哀叹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无分男女，不避老少，顷刻间灰飞烟灭。1914年的枪口，无异地狱之门，到处撒播着末日气息。这种说法也许有失偏颇，却也清楚地表达了作者无声的抗议。她得出的结论是，那个恐怖的8月，两大阵营之间充满肃杀之气的对垒，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走向，奠定了苟安的基石，确立了战争的间隙社会生态的格局，并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由发生的伏笔。”

费迪曼笔锋一转，接着分析书中的主要人物，声称“优秀的历史学家，善于勾勒历史人物，描述历史事件。”他特意挑出几个重要的角色，如德意志皇帝、阿尔贝国王、霞飞将军、福煦将军，做了一番点评，所言与我的表达意图毫无二致。我当时备感欣慰，觉得自己的创作目的达到了。费迪曼深谙我心，着实令人动容，更别说他居然拿我与修昔底德相提并论了。我情动于中，不觉间热泪盈眶。这么强烈的情绪，我此前不曾产生过，此后也不会再有。欲取鸣琴弹，知音何其少啊！

纪念版印行之际，我挥笔作序，感慨万端。一本书要受到推崇、获得殊荣，还须仰赖其内在价值，还在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平心而论，《八月炮火》一书当之无愧。世事白云苍狗，瞬息万变。而今返观其书，尚无挂一漏万之憾。

描写英王爱德华葬礼开幕式庄严肃穆的场面的那段文字，历来最得读者诸君之厚爱；《后记》最后一段与其说阐发了本书主旨，毋宁说点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意义。

与费迪曼的赞赏相映成趣，有“出版业《圣经》”之誉的《出版人周刊》也做出了大胆的预测。“《八月炮火》”，该刊宣称，“将稳居整个冬季非小说类图书畅销榜之首。”《出版人周刊》望之殷殷，赞之切切，断言“这本书将引导庞大的美国读者群怀着满腔热情回首往事，重温湮没在历

史长河中的最惊心动魄的一页……”用“满腔热情”一类字眼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战，我认为不尽贴切；同样，用“满腔热情”体验“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也有词不达意之嫌；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纽约公共图书馆里，相关书目之长，专著之丰，堪称汗牛充栋。尽管如此，对于《出版人周刊》的偏爱，我还是感佩有加。本书起草阶段，我也有过笔墨滞涩心灰意冷的时候。我曾经对斯科特先生说过这样的话：“这种书，谁看呀？”他回答道：“有两个，你，还有我。”这话没给我增添多少信心，所以《出版人周刊》的宣传口号大出我的意料之外。事实证明，他们确实有先见之明。《八月炮火》上市以来，销量扶摇直上，历久不衰。我的三个女儿，该书版税及版权交易收入的指定受益人，支票源源不断。虽说三人分享，所得无多，但这足以说明，26年时光漫转，这本书的青春宛在。

新版面世，又一代读者将尽享含英咀华之乐趣，为此我欣喜莫名。希望这本已近而立之年的老书魅力不减，趣味犹存。

巴巴拉·W·塔奇曼